



隋書卷十二卷

特進臣魏

徵



列傳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

懼於下取亂侮云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
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練二百匹及平
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
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
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
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
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詔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
詢不致違於法度詔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此
起三山詔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

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
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頴支
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克金陵詔即鎮焉晉王諱班師
留詔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鄉
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
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
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
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公勞所致柱
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曰臣比衰暮殊

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
韶對曰臣昔在民間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
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
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
衰暮自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後為并州摠管
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
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
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
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

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
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
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里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
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
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
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
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
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皇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畧尚書
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潁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夫掌字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視詎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軍不免吾將與之俱斃

請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執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執邪巖曰臣非黨執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闍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

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諱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頴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獾口以爲闔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

藥巖皆不奉教排閣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其嘉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指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獾以充官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任梁麻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其母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撫萬機轉御正中士我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碗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

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大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言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止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

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芻於地而退上敎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邈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以父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一付推科上竒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

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書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暉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其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

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
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
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
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
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
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
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
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
臣也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

行本

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
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
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
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
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後
以毗為行軍撫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為別駕
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

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
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
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
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
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尊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
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
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坐側對之
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
相成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

隋書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
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
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懼恐為
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
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
愈重權勢曰隆增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
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脅吻廢興疾其指麾
所私皆迷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
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

隋書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相玄基之於易世而
卒於漢祀終傾晉祚李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
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
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
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
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
無道又太子及蜀主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
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
塞塞言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

寵漸衰但素任竒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
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或及尚
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
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
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毗因忤旨遂
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
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世為大理司
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
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

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為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又而出為常州總管掾武帝親摠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大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者城破邑出自聖親斬將塞旗必由神略

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筭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湏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禦已列門外尊有擊單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

事竟不行頗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
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或曰大丈夫當
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
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
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
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拔荆棘定天下及功成
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
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
或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

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云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益
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
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
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
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
地之位旣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草屨之
教彼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
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

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冒
此直縲命彼褊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
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替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
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
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
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
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
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

任五岳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
下以公比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
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躰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
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
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
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
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
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
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

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憎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謹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

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均晷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蔽陵雲袿服靚粧車馬填噓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孳

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弊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白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賦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

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如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遠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諫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揚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異。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產。獄賜物二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

匹母有疾。誠正色。侃然坐。喜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有官者。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

緋襖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豈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豈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

事曰誠不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豈感天心何木不復言發美言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不拜五帝益重言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後上美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偶上與皇后同榻則坐綽坐評論得大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胃為大理卿俱各正怒然胃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耳耳之言時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

馬公爲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氏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任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下歲地朔州總管長史轉具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

皇太子勇與士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上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祖以天授長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見陛下高時世流後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鑒其六功志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若而不諫陛下至慈愛越前聖三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慈焉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夕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

謂楊素曰非我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今徵肅入朝
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
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大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
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下含章殿上謂肅曰吾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
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
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
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頌表荒遐遂希旨授肅
東宮丞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一夷獠思

之為立廟於鄞江之浦有子尚賢。史臣曰猛獸之虜
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
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性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
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
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嚴主節任當彼相並
見嚴懼莫敢為非讒謬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
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慄焉可想趙綽之
居大理圜圉無筓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
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恭肅

隋書卷六十二終
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同知嬖婦憂宗
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頭前載有圖
纂之風焉

隋書卷六十二終

列傳二十七

隋書六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二十八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
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
行參軍出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負外散騎
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
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

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摠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

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且龍興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採履清絜自剖符西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鄣氣獻青不香以禦霧露

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寔登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中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召陳曰臣自

南裔即適西垂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駕車奉丹陛盍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鑿鑿與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致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

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
接一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
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
都以子蓋為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
為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
賈治裴弘策逆擊之返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
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
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
感每蓋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

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云子蓋九所誅殺者數
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諒行在所既
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
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
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決不足除耳進位光祿
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練三千匹女樂五十人
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
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
戎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

執者便誅勦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
麟符以代編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
衛文昇耳宜選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
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
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
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
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練三千匹奴婢二十
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
蓋酒曰良美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

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
車駕為突厥所圍頗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
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
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
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
役以慰眾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勳格人心自奮不
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
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
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

郡賊敬樂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
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
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
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
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
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
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而歎息
令百官賜餼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忠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
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佗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
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
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
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
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
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
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

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為僭逆挺虐生民
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
汎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
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
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熟驃騎既渡江
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
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為經畧以取大賞使
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
未幾徵拜左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

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
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
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
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監舉推轂治兵振皇
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
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
無前但物不遂心偏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
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
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

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
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
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
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
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殿北閣之端居
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
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疾如疾首祥荅
書曰行人矣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
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幙韋韞之鄉俄開九奏精

駭思越莫知啓覩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
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驚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
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
受服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
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拍蹤之規得免逗遛
之責循涯揣分實為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
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汗潦
攸歸松柏之高萬籟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
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

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彘所能窺測伏承監
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道遠百氏追西園之愛
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父祥自忝式遏
載羅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
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
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
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慕容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
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
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

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
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等壽之不足圖
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謀知之果屯兵於河陽
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
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湏水兩
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趨黎陽討慕容
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弃軍而走於是其衆大
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絲七
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

曰伯斐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
今早擿勁草質又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
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大僕歲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
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
河百姓皆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
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於
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
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
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三

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
出蹕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
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
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
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
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
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

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
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
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
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
授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
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
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
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呈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
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

糾察直日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鑿園徙蹕親臨
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辛酉朝行預觀盛禮奏
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
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
為重資爰之道烏烏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
又命其子捨危憫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纒發名教
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徽之等親所聞見竟不
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識
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袁煥治書侍御史臣劉

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
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軀瓶罄蠹叢
何所逃行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容寢嘿謹以狀
聞其行本微之等請討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
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
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
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壽每遇賊為士卒先以功授
大將軍遷大府卿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
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二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
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
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
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
多詖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為守內史舍人而交通
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為授內
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楊義巨

楊義巨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
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為定州撫管崇知高祖相貌

非常每自結納高祖其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撫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方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龍臺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叛城其父崇時在常

山典司兵甲與迥鄰接又是至親知道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實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摠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馮門馬

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

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誓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二十一

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四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爲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表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淶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淶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白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于飢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

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
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與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
大夫武帝親撫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內史事仍
領京兆尹稱爲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以萬釘寶帶
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官高祖作相檢
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
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
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
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

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
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
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
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
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
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
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
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
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

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
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
之役檢校右御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
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
遼東使玄與代王廣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
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
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
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
玄有大兵請於陝縣泂流東下直趣河陽

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
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
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
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
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
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
恩躬爲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
事主董率能罷志梟逆若社稷靈長且令醜徒冰
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二軍莫

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
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
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避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
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闐鄉與宇文述等
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微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
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
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
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
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

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
衛坐卧恒宜自守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
以充侍從賜以王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
賊蜂起百姓大饑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
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之
尋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
公大舊卧以鎮之朕爲國計我無相許故遣德彝口
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
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

官至通事舍人兵部丞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
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節好學
動循法度初為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
及齊滅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高祖受
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
三司賜物二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
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

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即位拜衛尉卿進
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眾出
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
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
石鎮大開屯田留之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
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
金紫光祿大夫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
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
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群賊大悅一時降附帝

隋書卷六十四卷
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不
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為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
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大亂英雄並起
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
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徇黨不羈頗為時
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為所忌
多拘禁之後竟為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
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
名於世

隋書

卷六十四卷

特進臣魏

徵

列傳二十九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
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
祖家父為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醺賓
各相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
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

許或輒持上圖通大怒叱封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
似於閭內徐更左右代其失色宿去之後高祖具知
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德善之以爲堪當大任高
祖亦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寧子委
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以諸王素憚高
祖每伺高祖之際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
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
左親信柔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中侍郎領左衛
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燕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

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
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
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
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
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
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
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
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
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

於雒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終疾而卒贈柱國封爵
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蕪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
敬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曲
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
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韉高
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
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

旅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
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
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文武大畧善
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
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
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
當從坐上以功臣子獲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
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直書日承務郎帝美其
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

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斬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

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賜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旣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卅立嗣尋拜爲光

祿大夫

張濟

張濟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濟父雙欲率子弟擊之尤豫未決濟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山南軍次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李元游

於京口薛士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濟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揚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濟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未陳太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慶物王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亡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

杖出應募齎物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揚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衛者餓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

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
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
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
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跡後因
朝集考功郎嘗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之對曰
麥且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
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
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
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

瓜帶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
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
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
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
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
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
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與言至誠
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
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

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義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龍襄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貴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

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甘肅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撫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備書爲事光獨跡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

所朋附人多賄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
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編絕非
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
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
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
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
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前行在所賓客送送至灞上
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

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
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
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
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
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
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
莫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
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
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林內時

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愧首事讎受其驅率有覩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為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闔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為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

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嘆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以事隴畝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舡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舡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

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祭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拍滄海入自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於是

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
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
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
作逆黎陽進逼鞏雒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
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軍奢城
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
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
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
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

青草以我衆戰不自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
僞主獻捷而歸為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
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
關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
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
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
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
二年轉為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
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文化及忌而

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
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貴郎將右
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群盜所向皆捷
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
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
遇害唯少子相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
壯言聞數百步弱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

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擒高
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
有功加上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
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
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賊
目大呼所當皆披靡非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
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爲寇俱羅輒擒斬
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
藩俱羅弟贊以左右令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

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嵩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

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慶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衆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不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贖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吏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

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自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太寶為帳內部曲告太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平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

從別為後計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常塗阻潛使稜至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堯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

至低沒檀洞其小主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
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
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趨其都邑渴刺堯率衆數千
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
渴刺堯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
渴刺堯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
刺堯獲其子烏樵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
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全紫光祿大夫遼東之
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

帝復征遼東稜爲東

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
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
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
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
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
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之數萬帝遣稜
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
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
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

吳公室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著深義之稜後為
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
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大善騎
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
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
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二歲遷尚舍奉
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駕揚郎將遼東

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
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
引辨升御榻問以方略辨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
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
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
衆以萬數復令辨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
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於
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
康實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

寇掠河北辨進兵擊之所在皆捷深為群賊所憚及
翟讓寇徐豫辨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
倉辨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辨帥諸將攻
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
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為密
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辨至洛水橋已壞不得
度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辨時身被重甲
敗兵前後相蹈藉復不能上馬竟溺死馬時年五十
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辨
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
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
武貴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
皆破每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
所中皆殪由是突厥不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
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廉愿范
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亡
失故史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

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
附鱗翼異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鉄杖之倫皆
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鴻
鵠之志哉終能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
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
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辨殞身効敵志實勤王陳稜縞
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
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
矣

隋書六十五卷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三十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高仕梁冠軍將
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
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
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
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陳宣帝時以

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暎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大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彦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暎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暎全衆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大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惣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

兩盡散之將士分賞羅暎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陵大守進爵為侯增封一千戶除大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定奏羅暎其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暎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

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
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
拜散騎常侍晉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
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舟揚陷陳主
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
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廼降高祖慰諭之許
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
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沐臣所望
高祖甚喜命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提兵即知揚

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
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
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為鄉導
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
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答曰昔在江南
以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
擒有媿色其年冬除幽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
去職未甚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遼
東之役徵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

船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
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
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
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
賜爵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
即位授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
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睺請一
臨哭帝許之纒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
甚嘉尚世論稱其右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

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
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
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
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於是
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
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
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
將軍謚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直閣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昺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為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

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閩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為背已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闔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十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

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退走赴船既而
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
免虜八千人高祖為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
府段珣率兵陽為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
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
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援所
領棄城道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
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鵝叛蠻於鐵山復從柱
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

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銀酒
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
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
令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
降密詔經畧江南伺候動靜及代陳之役以行軍總
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
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
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
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

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嵩陽山太守毛葵等前
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
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
斬之而降賜練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甕室帶良
馬十匹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為嶺南安撫大使後
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練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
百匹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
國王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
嶺北軍俱會于桂州光仕乘逆戰擊走世積所

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帥殺
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
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孥遺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
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
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
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
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焉州馬一反攻
陷州城詔令法尚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
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餽以官號偽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一
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於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運注十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百千

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擇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交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匹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原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

尚擊患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二千級還從討吐谷渾
法尚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賜奴婢一百
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匹出爲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
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
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
百段時有齊郡人王溥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
保長曰山頰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
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
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

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諡曰僖有子六人長
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
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
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
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
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
十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

揚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
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
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
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
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
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
虜甚衆賜物二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
信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詠作亂并州景發兵拒
之諒遣劉高龍擊戰於城東北樓射之無不應弦而

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甚衆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
率勁勇二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
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
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
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
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
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
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秋毫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
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巨數文見於城下其跡

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二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為人所表帝大

怒令左右操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齎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結會幽州賊楊仲緒率眾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

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貴郎
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
縱人言公闕天關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
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
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遂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
山積既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
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
見害契丹鞞韜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
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
行慕容三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
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
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
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
軍別封沁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
守東道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
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

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西長丰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為行軍總管三藏為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眾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為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眾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

鄆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公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乃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繼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之出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資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免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

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
七年卒二藏從子遐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
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
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
領漕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爲兒童時與羣
輩遊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
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喜

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
以功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
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爲亂詔世
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
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
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
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
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
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爲玉門道

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
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
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
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
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
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役
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
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
羸師爲之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

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
右候衛將軍將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
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
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爲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
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後從帝至遼
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
都中原搖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
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
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

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寒霧晦冥莫相辨識
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
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
年六十三有子高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
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
簿秦孝王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
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二千段以驃騎

將軍典蜀王二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
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
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
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
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
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
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
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為軍將及
帝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

緡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
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
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請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
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
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
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
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緡五千匹會楊玄
感作亂其兄子武貴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
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頗有戰功詔復

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

騎數萬來寇馬

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

滿三千仁恭簡

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

數千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練二

千匹其後突厥

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

餘級大獲六畜

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

舊節受納貨賄又不取輟開倉廩振卹百姓其麾下

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女奴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

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帝王府君閉倉

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皆以頭懸之其後
仁恭正坐聽事武周恣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
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振給郡內皆從之自稱
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擗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龍衣慶周
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出百餘重龍衣
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曳擲
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

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
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
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
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高之謂人曰虔
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
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
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

選僚佐以虔威為刑獄參軍累遷為屬王甚美其
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
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
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
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督治稱為幹理虔威嘗
在滄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
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絳嘗與十餘
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虔威下殿
就視而合曰淮南太守楊絳帝謂虔威曰卿為謁者
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
少有武畧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封元壽縣公數
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
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
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畧各徙為朔州總
管其為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

摠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摠管與西
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摠管晉
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引為左虞候率
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為變拜緒晉絳
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
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
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為證
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
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

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
役請為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
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
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
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
背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
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
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
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為署僕射朱愛管崇等屯於

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
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感僅以身免於陣
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頭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
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
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
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
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
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
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使弓馬在周仕麻司御上士
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
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
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
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
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
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
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

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
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
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
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
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台
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
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
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
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言於是捨之後數

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
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
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
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
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騏驎衆萬餘人據
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
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
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

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省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寵悍無威儀周世為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為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

潘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道之效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

前恐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帝庭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帝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

執之以誚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汝勿為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二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一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弥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二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洽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辟強禦咸以無職知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二藏並以驍武
之姿當有重一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
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悞敗云鮮克有終惜
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
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
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
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
辱宜哉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三十

程